

纪念常德保卫战
70周年

勇士之城

The City of Warriors

大型抗战题材电视剧原著小说

贾东岩 李文强 张帆●著

上

中国正面战场艰苦卓越的血战，创造了八千将士抵抗数万日寇的战争传奇
堪称“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中国电影出版社

014058873

1247.5

3787

V1

贾东岩 / 李文强 / 张帆
著



勇士之城

The City of Warriors

勇士之城原著小说

上

1247.5

3787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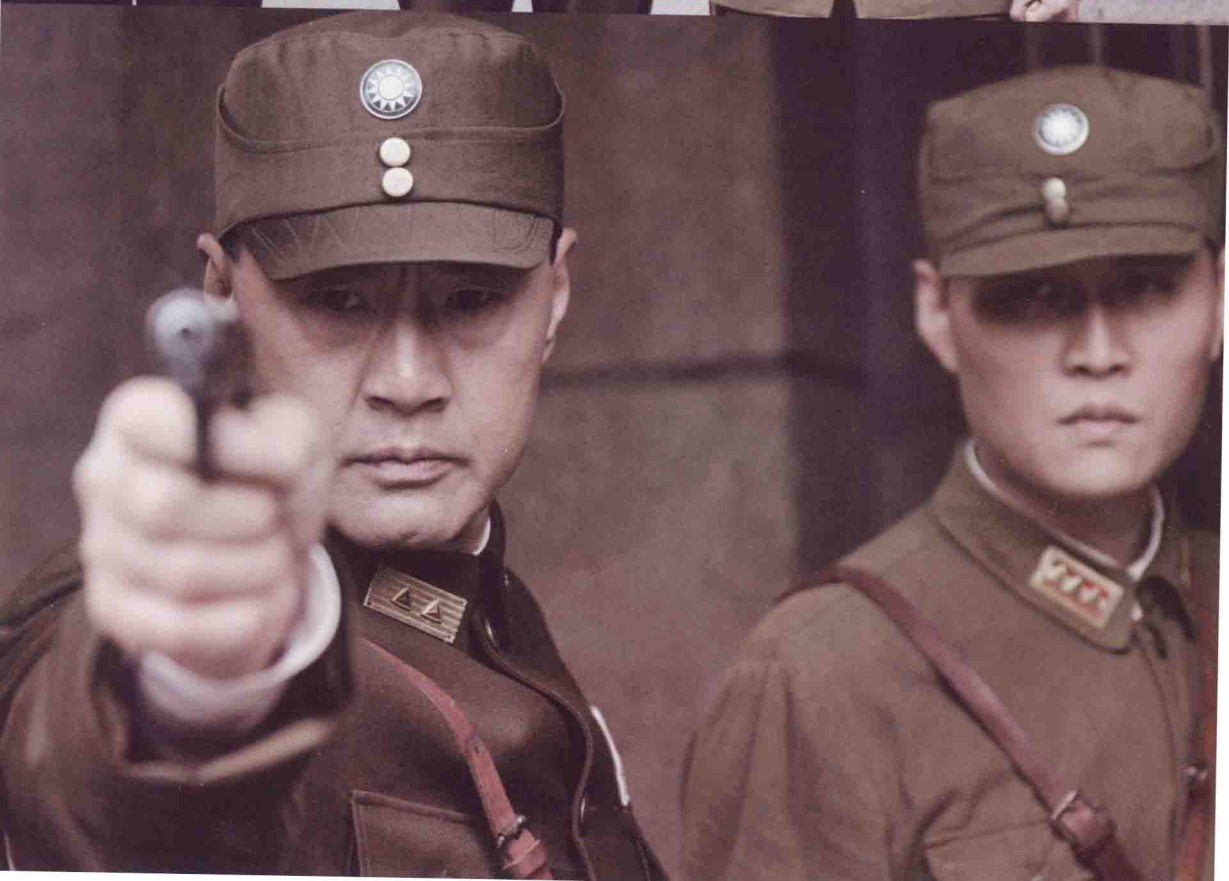


北航

C1746157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 · 北京

















勇敢的心与你同在

《勇士之城》序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光景，以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知名战例棠德保卫战为内容的电视剧《勇士之城》在一个富有朝气活力的创作团队合作下，完成了创作拍摄，不久就要面世了。作为本剧的策划人和艺术总监，见证和分享了创作拍摄的艰辛过程，也为作品能有今天的成色而感到欣慰和骄傲。很感激创作团队每位的努力和付出，有老朋友老戏骨的加盟，有新朋友新能量的增量，有不断更新创新的态度，好结果水到渠成，也算修成正果。

我有很多湖南朋友，其中以棠德人居多。听圈内很多朋友说起棠德，说起棠德保卫战，也说起张恨水先生的小说《虎贲万岁》，以及前几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喋血孤城》。做一部棠德保卫战题材电视剧，有很大的挑战性。既要处理好政治和政策问题，也须把握好艺术和市场的分寸，作品气质要和这场中国战场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匹配，难上加难。所幸的是，我们在棠德采风期间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就是目前这部剧所呈现的“警察抗战”。主人公何平安是一个棠德城内的警察。城外有虎贲，城内有勇士。每一个棠德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捍卫国土江山的勇士。自2005年推出电视剧《亮剑》以来，“亮剑精神”风靡神州。自那以后我

所有的军事题材电视剧策划创意实践，一直秉持着一股子精神，灌注一种霸气，希望我们的军事题材永远不失一种英雄情怀。《勇士之城》既是献给那场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们的赞歌，也是“亮剑精神”的一次火炬传承。

我们这个创作团队很有意思，没有一个棠德人，只有一个湖南人，基本都是北方人。投资来自黑龙江、浙江和北京，一群有热血的当代中国电视人干了一件很有热血的事情，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名，为观众奉献了《勇士之城》。年轻的编剧贾东岩、李文强显示了在驾驭历史、结构故事、塑造人物方面的扎实功力和能力，为我们带来惊喜。军事题材需要继承，需要发展，需要强势突进。相比市场需要，国家需要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大国、富国与强国之间，需要一种强悍的精神链接，所谓中国梦才是靠谱和可期的。在这个游戏过多过滥的时代，我们所需要和呼唤的应是勇士之魂。愿勇敢的心与你我同在。

欣闻贾东岩、李文强的同名小说出版在即，写几句感慨和感想，相信他们今后的创作之路会走得更加漂亮。遵嘱为文，是为序。

李洋

2014年4月2日写于柳荫居

目录 contents

序	001
第1章 一夫当关	010
第2章 有女如斯	029
第3章 刑台之上	044
第4章 灵犀初通	058
第5章 剑锋难藏	072
第6章 怎舍故土	088
第7章 断指之恨	102
第8章 江头喋血	118
第9章 绝路相逢	130
第10章 生死对决	143
第11章 昨日重现	157
第12章 宁为死囚	166
第13章 情恨难平	

第14章 九年一梦	180
第15章 高墙明月	194
第16章 置之死地	207
第17章 择日再死	218
第18章 两个使命	229
第19章 欠情还命	242
第20章 峭壁夜泉	259
第21章 孤注一掷	269
第22章 变生肘腋	278
第23章 情似烟花	292
第24章 独出重围	304
第25章 涅槃之痛	319
第26章 穿越战场	331
第27章 凶寇毒蛊	346

第一章 一夫当关

江南冬月，江水茫茫，蒹葭苍苍。

青灰色的江雾如烟如纱。晨风乍起，芦苇连绵起伏，露出埋伏其间的十数个裹在蓑衣下的弯曲脊背，时隐时现。

几双瘦而结实的腿杆插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一条巴掌大的鱼油滑地在这一条条腿之间游来钻去，眼看就要突出重围，却被劈空而下的一双大手紧紧抓住了。

年轻汉子兴奋地直起腰，一手高举那条扑腾挣扎的鱼，冲着对面的芦荡丛中兴奋地大喊：

“爹，我又抓到了——”

他脸上的笑容忽然凝固了——远处，随风起伏的蒹葭丛忽然剧烈地摇晃起来；“哇”的一声，乌鸦仿佛沉重的黑云般自苇荡中腾空而起，在江畔上空怪叫盘旋着。

同伴们纷纷奇怪地抬头。

蒹葭丛像是活了，如突现的伏兵般汹涌而来。

年轻汉子眼睁睁瞪视着一道芦苇飞快地向自己逼近，张大嘴还没来得及喊出声，猛地仰面扑倒在芦苇丛中。

整片芦荡像暴风下的海啸般剧烈地晃动，农民一个个地倒下，金黄的蓑衣一一没入芦荡中。

一条鱼翻白肚皮浮上江面。江水红了，血腥味扑鼻。

震荡终于停止了，死一般的静默。忽然，一领蓑衣从江水中浮起，缓缓走上了江岸。

紧跟在他身后，十几袭蓑衣相继而起，却再没有那个笑容憨厚的年轻汉子，一张张陌生的脸满溢着彪悍暴戾之气。

最前方的男人停下脚步，面对南方，阴鸷的目光越过遍野荒草，仿佛已然看见了晨雾深处的那扇城门。

他忽地露出一个残忍微笑，伸手向半空中的乌鸦一挥：“去告诉棠德吧，我们来了！”

——竟是日语！

乌鸦盘旋在墨黑的天际，黑云中隐隐滚着雷。大地上卷着狂风，天地似又回到了混沌，苍茫一片。

逃难的人群，如同崩穴的蚁群。所有的蝼蚁都涌向唯一丰足的土地——棠德。

天公造化，在多山的湖南冲积出一处平原，即是棠德。棠德位于湖南湖北之间，水域纷杂，交通便利，是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粮仓，俗称饭碗。如今难民如同黑压压的群蚁，涌向了这碗白饭。

人人喊苦，个个呼难，遍野哀嚎，时不时就有人掉队倒下，旁边的人都顾不及拉上一把。如此庞大的队伍，人人争先恐后，越发混乱。

就在此时，初时低低切切，仿佛鸟语莺啼，溪泉呜咽，渐渐地，音色愈亮，曲调愈扬，教人想起盛夏欢蝉，乡音笑语……这笛声里有一种魔力，像是雪地里的一团火，很快驱散了人群中不断蔓延加重的哀苦与疲惫。

谁也不知笛声的来处。只有一个纤瘦的少女，双眼晶亮地仰望着自己身边的男子——她素来知道师父的本事，一手笛子可以吹得百鸟和鸣，却没想到还能有这个功用。

一领长衫，一支长笛，一头长发。

颇长的手指在笛孔间腾挪。海东升眼睛盯着远方，像是看着天际层层黑云后面的什么东西，全然没有留意乔榛崇拜的眼神。他清秀的面庞因逃难而染了泥污，眉宇间难掩浓浓的倦意。依旧莹白得只剩下牙齿了，想到这，他嘴角浮起一丝苦笑。

笛声中，难民已经有序了起来。海东升放下笛子，习惯性地挽了个花，朝着少女故作轻松的一笑：“不怕，棠德就是咱们的活路，师父都看见了。”

少女停住脚步抬眼望着他，忽的眼圈红了：“可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到处都一样。”

“棠德不一样。乔榛，师父给你保证。”男子一手抚上她的肩膀，“怕什么？我海东升就不信，这世道再乱，还没个地方能容下两张戏子的嘴！”

他话音才落，蓦地一道刺眼的灯光晃过，有辆汽车直冲了过来。他慌忙把乔榛往身后一推，自己却整个儿扑倒在车前。

“师父！”

一道刺耳的刹车声！车停下了。海东升上身伏在车前盖上，一张脸几乎贴上了前窗玻璃——玻璃后是一双漆黑冰冷的眼睛，无动于衷地对着他。

急促的马蹄声中，数个背枪的壮汉奔了过来，护卫在汽车前后，带头的手里还挑着灯笼，上面一个“沈”字在风中摇晃。其中一骑径直跑到车窗前，弯下腰大声道：“你怎么开的车？！——小姐，您没吓着吧？”听声音竟是个年轻女人。不等车里坐的人回答，她抬头看了车前的海东升一眼，又弯腰低声补了一句，“放心，没撞到他。”

车窗摇下。一只修洁的手伸了出来，“哗啦”往不远处抛出三两块银元。灾民“呼”地一声，蜂拥而上俯身抢拾。海东升愤怒地一拳捶在车盖上，正要冲到车窗前把那人揪出来；却见那只手掌一翻，手指在风里捻了捻，车里便传出一个冷漠的声音：“周四，要变天了，快走！”

海东升不觉一怔：这声色清澈又深沉，太像一支好笛了。

这一恍惚的功夫，那辆车已经轻轻顶开他，轰鸣加速，继续向前冲去。前头的灾民纷纷让出一条路来。海东升狠狠甩开搀扶自己的乔榛，正要追上去，却被一个老人拉住了：“算了，这是沈家的车！那是沈二小姐……不要你半条命就不错了！”

“什么沈家？”海东升一把扯下头顶的风帽，冷冷笑了一声，“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怕一个女人？”

“嗨！沈家顶着棠德一半天，她就当着沈家大半个家！”那老人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怎么，你连沈二小姐都不知道，还想进棠德城讨活路？”

海东升还要说什么，忽然听见前方人群一片嘈杂——“沈家的车被当兵的拦了！”“坑死人哪，当兵的不让人进城！”他心头豁地一跳，大步跑上前。不出半里地，果然看见那辆汽车被灾民密密麻麻地围着，正停在路口；对面十数米外，则横着一排长长的路障，还有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

“我爹病发了，我今天必须进城。”车里的声音依旧冷静，“说，要多少钱？”

“多少钱也不管用！这是军令！”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壮汉子从士兵里走出来，一手提枪，一手叉在腰间的武装带上，大声喝道，“我，169团1营长雷大虎！奉师座的命令，不许放一个人进城！棠德，现在已经不归政府管了，归阎王爷管！想活命的，都给老子改路！”

他的话如同一声惊雷落地！顿时风云惨变，漫天黑云化作冷雨，对着遍野灾民浇头而下！

棠德城外，江边的一座弃庙，此时已经改成了国军57师的临时指挥部。连日的雨水顺着开裂的砖墙渗进来，濡湿了那副悬挂在墙上的巨大的青天白日旗；旗下，挺立着一个戎装中年，此时正双眼紧闭，语气铿锵、一字一顿地念道：

“国民革命军五十七师奉令阻击敌军，镇守棠德。自师长余鹏程以下，务当坚决抗战，誓保棠德，奋勇杀敌……”

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响起。一个军人挟着满身风雨，大步走了进来。他显然是有要情汇报，但看到这幅情景，只能站在桌前停住了。

“为党国尽全忠，为民族尽全孝顺！城在人在，城破人亡！”余鹏程蓦地睁开眼，深深凝望着面前的旗帜，毅然下令，“发电，致全军！”

“师长——！”

余鹏程回过头，望着刚刚进来的军官：“参谋长，看来你给我带来了坏消息。”

“我作战不力，请师座治罪。”来的正是余鹏程的心腹爱将，57师参谋长兼169团团长柴志新。“快要挡不住了！横山勇集中主力突袭我军江边防线，这场雨一停，他们就会冲破第一道防线，渡过长江。”顿了顿，他又低声说道，“数万同胞浴血半年，此次会战成败与否，就看棠德的大门能否守住了。”

“守的不是棠德的大门！”余鹏程断然喝道：“而是重庆的大门，是整个西南战场，甚至是东南亚战场的大门！”

柴志新略感惊异地望着余鹏程：“师座，言重了吧？”